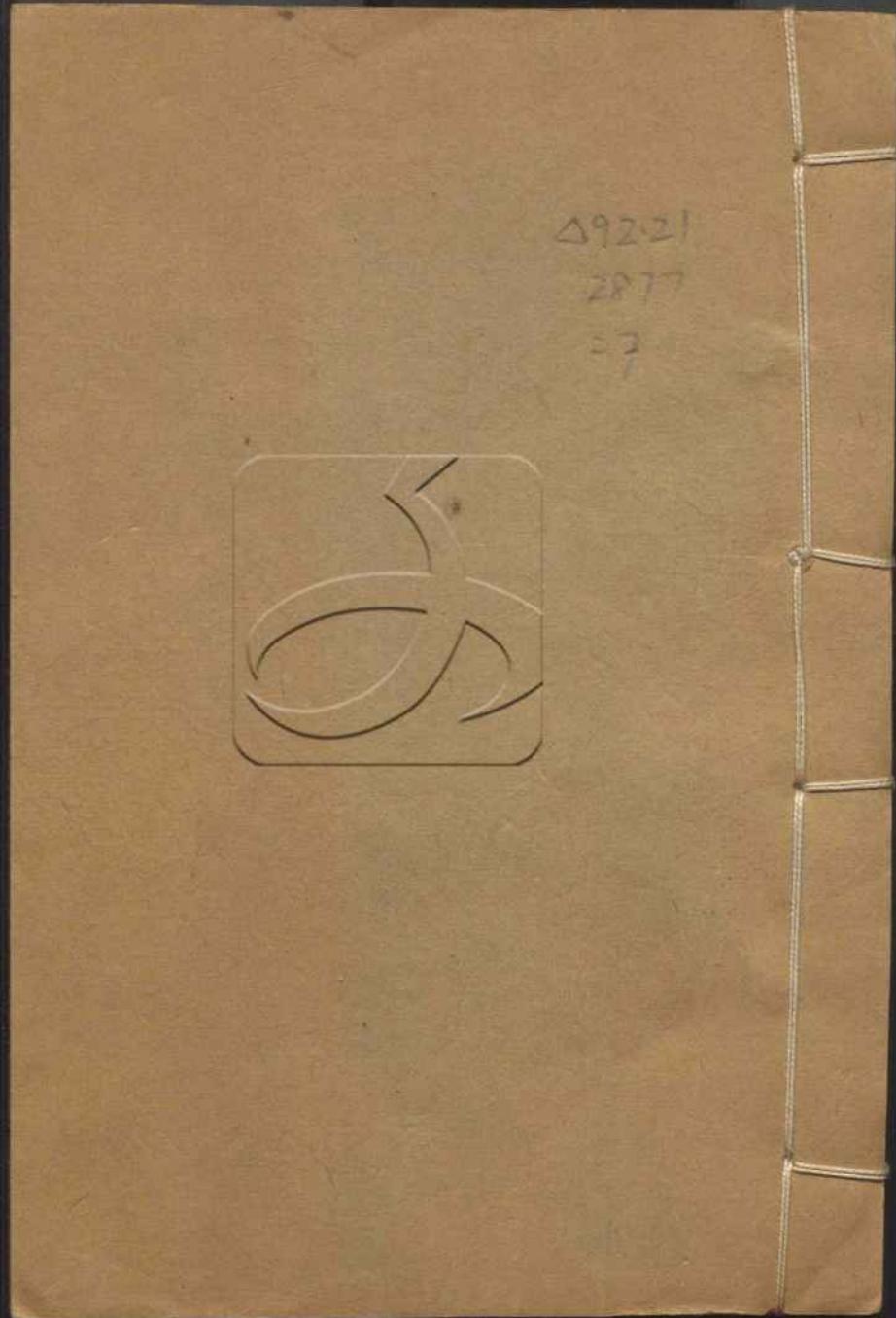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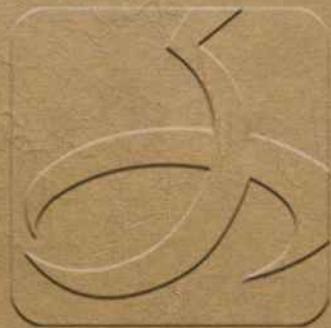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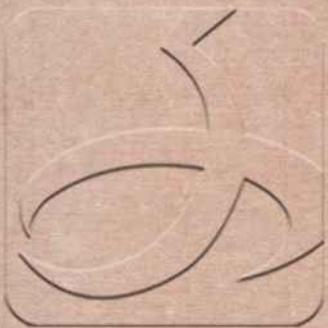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Inches Centimetres





古香齋鑒賞袖珍初學記卷第十七

人事上

聖第一

賢第二

忠第三

孝第四

友悌五

恭敬六

聰敏七

聖第一 尚書曰睿作聖又曰聖作則易曰備
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禮記曰大
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譬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徒到如四時之錯切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測物之情性者也六韜曰夫聖人者與天下之人皆安樂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也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莊子曰天卜梁倚者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

之其果爲聖人也孫卿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者天下利器也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餕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受圖

加算尚書考曜靈日

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反初握命兒起河圖聖受思鄭玄注曰聖謂堯也天授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黃帝堯受而思之以受歷數也河圖曰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入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月人得燭遠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燭遠照微
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顏延之論檢曰聖人者靈微理絕功外虛心正已老子曰聖人虛照燭微

尸子曰聖人中一正參天

配地

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大戴禮
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
乎日月若天之合節

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
郢西夷之人也地相去縣隔然得志而行乎中
國如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殷湯
康論易曰昔伏羲始畫八卦觀象以應樞穆

洋洋大戴禮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穆穆純純莫之能循此則聖人也尚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隨時舉事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

人也尚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隨時舉事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而常後而不先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智似深淵明如日月謂之聖窮神知化

以德分人

文子曰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

人也尚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隨時舉事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而常後而不先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智似深淵明如日月謂之聖窮神知化

盡妙體道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此所稟於天也五行論

日聖人盡衆妙體至當故

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之先識

立照姚信士

人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揚雄五經鈞

沈曰聖之生必負於陰陽陰陽之理卽聖人所

盡但益陰陽之理則玄昭之本自見

此謂不求於自知而理盡自然知者兼應

兩

忘忘懷兼應劉瑾論曰聖人體蘊乾坤故有無兩

忘不相無名史記曰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無已神人無感而後應

也

人不相

不相殆先生平莊子曰至人無名

功聖人無名而後應

言而後行

人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管子曰聖人擇可

言而後行偷得利而後害偷得樂而有憂上聖

人不致用備德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禮記曰

爲也致用備德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禮記曰

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備之以孝始之以義終之以敬行之以禮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成務創物易曰夫易聖人之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周禮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神化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能以神化者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禍先不爲禍始天縱立達論語曰太宰問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文子曰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精神內守形骸不越卽觀乎天地之外來事之內何足見也純純於子貢曰夫子大戴禮哀公問曰何謂聖人也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穆穆純純莫之能循此則可謂聖人矣

列子曰孔子曰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喜忘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本天地

參日月

禮記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

柄以日星爲紀大戴禮曰孔子曰聖人者備九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而雜以雲霓

德

綜三綱

受乾坤之培養稟造化之和氣該

聖人融聖人優劣論曰以爲聖人俱

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微懿摯虞孔子讚曰仲尼大聖遭時皆荒河圖丘羣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安寧四時

貫萬物

姚信士緯曰聖人所

立法是謂素王

彌縫

稟於四時也所稟於元氣也淮南子曰聖人內脩其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若然者橫廓六合兼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幽贊於神明參天兩地而易曰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參天兩地而天地倚數又揚雄五經鉤沉日生而知之者上

也問曰孰生而知之乎荅曰聖人二儀既判懸象列暉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立黃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生之機瞻天爲師用醒己心故曰生知亦審論後漢孔融聖人優劣論孔子稱大哉堯之平論堯則之是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沿於人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稱爲首易所謂聖人久於其位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爲君也梁沈約辨聖論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祿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不表示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業不著二聖之美不彰

晉華譚新論

體

道者聖遊神者哲體道然後寄意形骸之外遊神然後窮理變化之端故寂然不動而萬物爲我用塊然玄默而衆機爲我運殷仲堪天聖論天者爲萬物之言百姓生而不用其功萬物成而不疲其勞聖者承天之照用天之業聖宣其道者也

張文瓈太宗文皇帝

須括九圍上齊七政業統文武勲邁高光何險不濟何患不攘士女胥說筐篚立黃斯物之至昭于我皇我皇覆育資生懷造配堯登唐壤周在鎬翕受敷施明微定保允迪厥德惟清帝道帝道欵明天下和平三時不害百穀以成我庶斯積如顏師古聖德頌天

追後漢張超尼父頌

量合乾坤明參日月

晉書

湛方生孔公讚邈哉孔公龍見九二
闡化繫象道映周季

賢第一

事

語

林

曰

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

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

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

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

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後漢李固上表曰臣聞

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理身者以練神爲寶理國者以積賢爲道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代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

孫嫉賢者名不全呂氏春秋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士又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論語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孫卿子曰古之賢者食則餐齧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說苑曰夫絕江海者託於舟車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西京雜記曰漢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周書陰

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

官以任賢爲常三曰士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

代可知也

事對

順德

樂道

周禮

日以賢制爵則民順德孔叢子

日魯人有公儀潛賢者

也樂道好古恬於榮利

建官

制爵

官惟賢位

事惟能崇德報功垂掛而天下治制爵見上

配聖

法天

西京武昭

顏回頌曰聞一洞十速于神機用舍行藏配德

聖師黃帝素問曰賢人者法則

天地象以

日月

季子玄覽林宗洞照孫子荆八賢讚曰季子

寤觸類應機

李尤九賢

郭有道頌曰

堯詩喻鶴

我有道英風霞爽玄覽洞照慧心秀朗詩喻鶴

鳴易稱鴻漸毛詩曰鶴鳴誨宣王也鶴在野

聞其鳴聲喻賢者

雖隱居人咸

知之易曰山上有水漸君子以居賢管生抱璞德善俗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楚老含真李尤九賢管徵君頌曰管生含道養志頤神抱璞秉和履信依仁謝萬八賢楚老頌曰楚老潛寂積禮富義任道德論曰夫賢人者積禮義於朝樞仁風於野使天下欣然歌舞其德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既無爲含真內外載戢羽儀過段干木之閭而賦曰十木蓋賢人也干木富于義賈人富平財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大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功用少而就効衆班孟堅幽通賦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復心弘道惟賢聖兮渾元運動周流而不處兮復心弘道惟賢聖兮渾元運動周流而不處兮保身遺名宰予風舉戴矯雲停王廣宰我人之表兮宰我首名言語志表義章英辭風舉吳先賢傳故揚州別駕從事戴矯讚曰猗猗茂才執節雲

停志勵秋霜

卷十一

史胄鳳

吳先賢傳

停志屬秋霜
冰潔玉清顧承鴻飛史胄鳳立吳先賢傳
奮武將軍
顧承讚日於鑠奮武奕奕全德在家必聞鴻飛
高陟又上虞令史胄讚曰猗猗上虞金鑑玉貞
鳳立鸞跡玉粹孫綽原憲讚曰原憲玄
邈矣不傾玉粹金貞默水清玉粹志逸九霄
身安亟荷常景左賢庭日嚴公豐瓦淨毛手

身安個術常景古賢詩曰嚴公體沉靜避時
立志明霜露素節邁金貞清標凌玉澈避時
色俗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

其次避言徐整豫章列士傳曰舒令施陽字季儒宜春人也爲人沉重謐靜清白絕俗常以體襄先人後已爲行兩爲賢者贈帛

韓詩外傳曰孔子遇齊程本子於談鄉之間傾蓋而語終日甚說顧子路曰由

來取東家以贈先生子路曰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云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

贈蔡邕琴操曰昔思革子成文子叔儻子三人相爲友聞楚成王好士相與俱往見之於豪嶽巖之間卒遇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歎曰與其俱死也豈若併衣糧於一人哉擣光戢景謝萬八賢子以革爲賢推女讓之屈原王瑩水鮮舒父景百里鯉林擣光虬川李尤九賢陳太上頃曰懿矣太丘惟德之紀弭迹下邑戢弓與桓是讐駿奔從糾塊頃曰臺臺敬侯誕縱淑姿令逝鳳翔清塵龍飛頌曰主神明安社稷家詔曰夫賢人百福之宗也大賢之爲行也是非不與俗辨曲直故得其志則邦國以和社稷以安兆人受其福羣生賴其祚黃帝素問曰賢人者辨星辰逆順分別四時李尤九賢嵇

中散須曰肅肅中散俊明宣哲籠罩宇宙高蹈玄轍克勤克儉知章知

知章知

不違行無貳宣慈惠和溫良恭儉

論曰：彌子亹亹仁心

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武謂有元論語曰夫子溫良學化皆豐

天下之人謂之八元

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衡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

聖人分職常戰慄恐
勞身苦體然後乃與

人有公儀濬賢者也。篤節矯行不軒。諸侯穆公因子思欲揮金，讓玉裝啓語林曰：管寧嘗與以爲用。

礪行不事譖侯穆公
啟語林曰管寧嘗與

提而擲去劉向新序曰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

故其方石無異華人有得玉者獻諸司

子罕不受獻者曰玉人以爲寶故獻之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苦與我皆

玉人以爲寶故獻之

者曰子罕非寶也所著異也虛忘心任識別傳曰爲人純粹愷悌虛己如不足恭敬

異也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寔潔靜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憲潔靜

孤鄙父爲牛醫少無情直叙而作弃而其神秀出可
謂天與之也幼之

而其神族出自
自後能儻然秀出可

輔之參天月
野與田參光與天地爲黨
周法訓曰好學

常謙周法訓曰好學

君子居謙而弘道論魏高貴鄉公顏子論心不
然復德能象天地論違仁

高貴鄉公顏子論

行無貳過用行舍藏與聖合契聽承微言罔有不諭序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殷勤至於此者聖人嘉賢哲之幼也碑後漢禰衡顏子碑脣哲誕自初育英絕之才著于孩嬰知微知一知十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抱元凱之烈言智夏侯湛左丘明讚達聖政意春秋微言逃難傍行後漢王粲正考父讚恂恂正父應德孔盛不流年則耆耋三葉聞政誰能不怠申慈約敬館粥予口偃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西晉嵇康原憲讚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草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沖進應子貢邈有清風晉摯虞左丘明讚錯綜墳籍思弘徽闕闡明王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東晉謝萬七賢嵇中散讚

邈矣先生英標秀上希巢洗心擬莊託相乃放乃逸邁茲俗網鍾期不存奇音誰賞

忠第三

敘

韓詩外傳曰忠之道有三有大忠有

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也禮記曰爲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爲之左傳曰楚子囊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郢楚所徙都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謂忠乎

忠人之望也又曰晉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又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又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東觀漢記曰鮑永字君長行縣過更始冢引車欲下從事諫

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獲罪司隸不辟也遂下車哭盡哀上聞之間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宗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上悅說苑曰單身賤體夙興夜寢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以厲主意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又曰逆命利君謂之忠東觀漢記曰上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卒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中將

軍

主

孔達成衛

安于定趙

左傳

之教陳也討焉

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遂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衛人以爲成勞後以其子復代其位又曰智文子使告趙孟曰范中行氏雖爲亂董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齊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

被甲

應簷負戈

司馬續漢書曰楊仁字文義明帝待詔補北宮衛士及帝

崩時諸國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王隱晉書曰王敦將作逆明帝問應簷曰如何簷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負戈從戎不顧族命之禍以順討逆卽日

以簷爲護軍

張飛橫矛

跳期奮戰

蜀志曰先

將同心滅數曹公追之先主弃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距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張翼德也可來

共穴无敢近者東觀漢記曰跳期從光武略地時王郎檄書到蘄中起兵應王郎上超駕出百姓聚觀喧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走衆皆披靡跳音姚取恭

推誠

傅形授命

范曇後漢書曰耿恭守疏勒明帝崩救兵不至車師復叛

與匈奴共攻恭與士惟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

蜀志曰先主退軍義陽傅形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形令降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爲左中郎將後爲關羽都督景曜六年又臨危授命紀信傳

嵇紹端冕

史記

論者嘉其奕世忠義項羽圍漢王於榮陽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王可以間出紀信爲漢王乃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率楚軍皆呼萬歲王隱晉書曰嵇紹以天子蒙輿馳詣行在王旅敗績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

王堪杖節 周處奮劍

傳玄晉諸公讚曰惠帝

幸長安東海王越表

堪爲尚書右僕射假節都督奉迎諸軍事進於
軍卽斬偉迎惠帝還洛陽其後爲石勒所襲壘
灞水上與郭偉力戰堪杖節臨陣慷慨氣冠六
軍被左右扶堪上馬堪瞋慨歎曰我國家大將不
能御難以至於此奈何面目復還朝廷終不動
騎遂至被害周處別傳曰氐賊齊萬年爲亂以
處爲建威將軍進軍大戰奮劍慷慨仰天歎
歎曰有進無退以身殉國遂戰而死柳隱堅
壁 羅獻保地

常璩華陽國志曰柳隱字休然號鍾會伐蜀八漢川大城多下
唯隱堅壁不動後主降以手令勅隱乃詣
會晉文帝聞而義之習鑿齒襄陽者舊記曰魏
伐蜀羅獻爲巴東守吳聞蜀已敗遣盛獻等水
陸並到說獻以合同之計獻銜枚夜出擊破獻
旋軍保城告誓將士

當熊

授馬

漢書曰孝元

帝馮驂儀上

以節義莫不用命

不畏強禦矣左傳曰齊襄公于具印喪屢反誅屢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東之費曰我奚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閭死于門中

銜鬚

瞋目

襄武爲呂驥別將荀子等所劫字謂序日

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序日受國重任分當死義不貪生字賜以劍序受劍衝鬚於

口顧左谷日既爲賊所追殺無令鬚汙士梁祚魏統曰曹公之敗於張繡也唯校尉典韋力戰

門中兵散賊從他門入韋突殺數人重創瞋目大罵而死

爲令德管子曰忠者臣下之高行

季孫桓晉諸葛興漢左傳曰晉

人執季文子舍之於莒卽范文子謂襄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蜀志曰諸葛亮表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庶竭鰥鉏攘除姦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幸虎圈閼獸後宮皆坐熊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昭儀直當熊前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忍能至御少故以身當之帝歎嗟因爲敬重焉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下馬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申煎斷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共濟申煎斷杼令勿內之中刪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而與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八申刪援劍呼天而喝呂氏春秋曰狄人逐衛懿公於染澤見殺盡食其肉獨含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因自碎首

碎首

袒背

劉向新序曰崔杼弑莊公申刪

杼令勿內之中刪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而與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八申刪援劍呼天而喝呂氏春秋曰狄人逐衛懿公於染澤見殺盡食其肉獨含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因自碎首

出其肝以內懿公之肝弑閔公仇牧聞之趁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批殺仇牧碎其首齒著于門閨仇牧可謂

不畏強禦矣左傳曰齊襄公于具邱屢反誅屢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閭死于門中

銜鬚

瞋目

襄武爲噲譏別將荀子等所劫字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序曰受國重任

分當効死義不貪生字賜以劍序受劍斷鬚於口顧左谷日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士梁祐

魏統曰曹公之敗於張繡也唯校尉典韋力戰門中兵散賊從他門入韋突

殺數人重創瞋目大罵而死

令德

高行

左傳

曰忠

季孫相晉

諸葛興漢

左傳

曰晉

人執季文子舍之於莒邑范文子謂樂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蜀志曰諸葛亮表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庶竭駕鈍攘除姦克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

抉目

剖心

史記曰吳王

忠於陛下之職分也

抉目

賜子胥屬鏗

之劍以死子胥仰天歎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上

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到而死尚書曰斯朝

涉之脛剖賢入之心孔安國注曰比

干忠諫謂其心有異於人剖而觀之

奉初

推

後左傳曰楚平王信讒使奮揚殺太子太子奔

後宋

王名奮揚

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

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

不佞不能苟貳

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漢

書曰公孫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辨

復楚

常與汲黯請問點先發之弘推其後

歸邾胥曰我必覆楚國包胥曰子勉之子能覆

之我必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如是秦師乃出又曰師入邾邾衆保於繹邾茅夷鴻以東帛乘車請救於吳吳子伐魯而邾子歸之也

古文辭卷第十一

卷十一

七

勃蘇晝吟

許肅夜泣

戰國策曰吳入郢禁冒

薄秦朝鶴立而不轉

書吟宵泣七口不得水漿

無入於口秦王聞而走之

冠劍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於是秦拔楚退吳師復楚國

列傳曰肅爲愍帝侍中帝送平陽頃之劉隗陰

行鳩毒帝因食心闇欲見肅肅馳詣前帝已不能語執肅手流涕肅歔欷登床帝遂殂於扶抱

之中晝夜號泣

史楚復陳城郢見敘事中家語

泣哀感異類

城郢曰孔子讀史楚復陳城郢見敘事中家語

曰賢哉楚莊王也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

非申叔時之忠不能建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

訓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漢書曰汲黯字長孺好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其諫犯主顏色常慕

其德難

犯顏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

昔衛國有難

傳伯袁盈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漢書曰汲黯字長孺好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其諫犯主顏色常慕

之爲人

東帛

見上注

羸根

事並已

冒難

經險許

使奉璽書印綬馳馬

迎龔勝勝報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大厚之恩無

以仰報豈以一身事二姓

范曄後漢書曰胡廣

六葉祖剛清高有志節

平帝時大司馬

辟之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

石碏滅

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

陳人執之而請於衛衛人使右宰魏菑役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

孺羊肩莅役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

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韓子曰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

李不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饗之

東觀漢記曰王郎遣將攻

顧宗都大姓馬寵開城內之收李不

忠母妻子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時召見責數之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若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忠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又曰信都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祭形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形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形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形親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得復念私也

太宗文皇帝祭比干文

信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
將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
子中殺其弟何也忠曰若
聞而謂忠曰今吾兵已
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
宗親又曰信都反爲王
形父弟及妻子使爲手
降者滅族形泣報曰事
以至今得安於信都

髮鬚昭此嘉誠陳李元操爲宣帝祭比干文
唐天下崩離觀竅剖心固守誠節忠踰白日義槩秋天義
皇已來一人而已見馬卿之賦恨不同時聞李
牧之名願以爲將九原不作恨貴深千古聊伸薄寡君其饗諸
周庾信袁益
諫文帝讚千乘峻轍六轡危行路迴松坂山斜
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
梁元帝忠臣傳受託篇讚大貞英挺投袂
忠貞身殞名楊嶷嶷景情主亡忠臣傳諫爭篇讚子
與亡嗟乎尚矣性國之貞
鍾鍾誠存社稷朱表梁元帝上忠臣傳表資父
雲折檻遂其婢直事君實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清
盡事親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是知理合
君親忠孝一體性序夫天地與率由恩義致極
自獨夫肆

表

梁元帝上忠臣傳表 資父事君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清美懷出奉之義是知理合天地之大德

日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由生所以盡孝因位所
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理應異爲臣爲子率
由之道斯一忠爲合德實所景行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孝弟四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孝經曰夫孝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禮記曾子曰孝
體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
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孝者先意
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毛詩
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
則街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

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欲報之德吳
天罔極論語曰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
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
孝子欲養而親不待是以椎牛之葬不如雞豚
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過金尚欣欣而喜
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
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轉轂百乘然猶北
嚮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故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孝子傳曰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綵褊襯衣弄鷄鳥於親側又曰吳坦之性至孝母葬之夕設九飯祭每臨一祭輒號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呂氏春秋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務本莫過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禮記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

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天孽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

怪草秀水出神魚

詩歸

附

循陔

毛詩曰陟岵孝子行

役思念父母也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束廣微補亡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陔聲南陔言採其蘭晉慈庭闈心不遑安怡聲禮記曰適父母之所乃下氣怡聲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

有愉悦之色

毛詩曰下武繼文也

者必有嫁客也。宋之嫁女，一入而归，所以不嫁也。永言孝思昭哉！嗣服鄭玄注曰：服事也。昭哉武王！言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纣定天下也。禮記曰：武三周而其德衰矣。善。何圖曰：

賜算得壽

事賄算中牙祿計
尊爲天子富有四
方大德心專用

古必得其壽

子輓於王季曰三
國之門外問內豎之御者

安文王不喜反目曰其有不安節則內賢能正憂王季復善失

前正履王季得朋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也盡歡竭力記

100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无以養死無以爲禮也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夏
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
章禮記曰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

子曰：「君子之門無譖。」

字叔異，年五歲，母被
顏色不平，輒復不食。
周書曰：忠愛以事親，
歡以敬之，盡力而不
記曰：曾子曰：孝子之
樂其耳目，安其寢食。
丘荀子曰：文強父記

日黃雀字文強弟
奴僕香躬執勤苦盡
滋味暑則扇床枕寒
旨曰羅威母年七十天

一

寒常以身溫席

烝

孜孜 尚書曰有鯀在下而後授其處

烝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孜

</div

至婚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漱之

陸續懷橘

地術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懷橘乎續跪荅曰

欲歸遣母術奇之蕭廣濟孝子傳曰殷惲生

謹願七歲喪父哀號殷惲不爲戲弄得瓜果可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食

鮑永去

妻郭道瘞子東觀漢記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

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

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無改

論語

以終孝吾无恨也遂瘞之不忘

日父

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禮記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

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不辱陳紀畫像

丁蘭圖形海內先賢傳曰陳寔子故大鴻臚紀

字元方有至德絕俗才達過人烝烝

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

畫像百城以厲風俗焉孫盛逸人傳曰丁蘭者

何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

髮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後隣人張叔妻

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

借之叔醉疾來誅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

木人色不憚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卽奮劍殺

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淚

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杜孝投魚羅威進果

蕭廣濟孝子傳曰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

居至孝稱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

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汲乃見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

二魚含笑曰必我胥所寄熟而進之聞者歎駭又陸徹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

白香山集

卷十一

卷三

事母至孝耕耘爲業勤身苦體以奉供養令
署門下吏不就將母遁避隱居增城縣界令還
復故居朝暮供侍異果珍味隨時進前也
後漢書曰楊引三歲喪父爲母所養母年九十
三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終恨不識
父追服斬衰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
郡縣鄉間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
復其一門旌其純孝王烈之安成記曰縣有孝
子符表以孝聞天下年十六其母姜氏有疾侍
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
不食見母將絕至慟成咽迺至頃俄傾母死亦
沒一日二喪在殯葬於四望岡太
守王府君樹雙旌闕以表其墓
魏陳思王

喪父爲母

太守表墓

王上狀稱美之安

司奏宜旌賞

於成少
四咽京
望迺少
至

俄傾母死亦

常制識旌

帝之舊營步
之所停存官

卷之三

史記

卷之三

卷之三

清嘗以審定
之，而將清
之，王紈

歸風而發詒
之威肅以長赴
落葉之生枝

卷之晚就

慈景之先達
獨寄與憂憤

目之舊作

勝而怡裕
遇之偏否
忍悲逝川

念枯魚而
生而捨生奉

慕虞印感
親而何期詩

心不遑安

其之子固或
子也想其渠

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閑夕膳潔爾晨羞有饌
有饌在何之俟凌波赴汨噬鯀捕鯉噭噭林鳥
受哺于子養優敬薄惟禽

之似勗增爾慶以介壽祉其二章曰白華孝子

之潔白也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

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

在陵之陬舊舊君子淳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

忘劬白華立足在印之曲堂堂處子无嘗无欲

鮮侔晨葩莫之點辱魏王粲思親四言詩

穆穆皇妣德音

志侔姜妃躬此勞瘠鞠子小子小子之生遭世

罔寧烈考勤時從之于征奄邁不造殷憂是嬰

嚮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

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答施何時

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

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然而晉夏侯湛閔子

騫讚

烝烝子騫立體中正干祿辭親

孝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詞流詠

友悌第五

論語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尚書君陳曰友于兄

弟克施有政爾雅曰善兄弟爲友詩曰兄弟既

翕和樂且湛又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

予季行役夙夜必偕上恤旃旃哉猶來無死孔子

曰兄弟怡怡如也收南先賢傳曰頓川陳寔有

子曰元方次曰仲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

門雍睦海內慕其風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兄弟

嘗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周禮

大司徒曰六行孝友睦姫任恤春秋左氏傳曰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謂六順

事對

因心

本性

毛詩曰惟

此王

季因

心則友

則友

有疾癘氣方殷

交納

樂游

疾侍

不舍晝夜友愛之至

本之天性

梁王同輩

清

河共室

漢書曰梁孝王入朝

景帝使使持乘輿

駕馬迎梁王於闕下

入則侍帝同輩出

則同車遊獵梁之侍中郎謂者著籍引出入天

子殿門與漢官無異張豐漢南記曰孝和皇帝

諱肇章帝中子也

兄慶爲皇太子其母被讒死

慶爲清河王帝年四歲代爲太子而特親慶入

則共室出則同車章帝以此更

哀憐慶衣服飲食與帝同也

許荆解劍

李

鴻刻印

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兄子常報讒殺人

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始

入

哀憐慶衣服飲食與帝同也

許荆解劍

李

鴻刻印

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始

入

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前無狀

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爲嗣

如全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雖死

已往猶謂更生怨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爲

賢吾何敢相侵固遂委去又曰李鴻字奉遜體

性仁孝友子兄弟弟育爲人所侵辱有後隙結

客報怨爲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嗣鴻

爲大尉掾在京師篤育以義刺耻門戶斷絕自

分代百遂刻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離移其

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代育通記便飲鴻而死

書曰山陽張

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

州郡召捕儉

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褒出

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容

追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

後以客發洩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

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

融

書曰山陽張

儉

當坐之衆曰彼來投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

令寢坐焉融由是著名崔鴻南燕錄曰有司奏

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

論而平國各引手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

沙門僧智夜入臨淄人冷平舍淫其寡嫂季氏

荊葉毛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韙韙凡今之人

孝子傳曰古有兄弟竟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

接葉連陰歎曰不猶欣聚况我而殊異哉還爲

雍陰慶推第李孟讓園

丹皆爲郎慶以明尚書修儒術推居第園田奴

婢錢悉分與員丹慶但佩印綬而已當代稱之

陳壽益部著舊傳曰李孟元修易論語大義略

舉質性恭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

所有田園悉以讓就萌肥

夫婦紡績以自供給萌肥

禮瘦東觀記曰倪

萌字子明齊

國臨淄人也仁孝敦篤不好榮貴常勤身田農
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餓餓相啖與兄俱出
城採蔬爲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詣賊叩頭言
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又曰趙孝字長平沛國新入王莽時天下亂人
相食孝弟禮爲餓賦所得孝聞卽自縛詣賊曰
禮久餓羸瘦不如孝壽子載旌 姚萇授馬左
肥餓賊大驚並放之

日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左公子爲之
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
構急于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
之使行不可及行壽子飲以酒載其旌以先盜
殺之崔鴻後秦錄曰姚襄與李暉戰馬中流矢
死弟萇下馬以援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兄
濟此豎子安敢害陟岡

在原毛詩曰陟彼原兮瞻望兄兮又

長會救至俱免死陟岡
日鵠鵠在原盧毓養寡山偉訓孤毓書曰盧
兄弟急難

涿郡人也。父植有名於時。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屬年荒養。嫂孤兄子以學行稱。魏收後魏書曰。山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年。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墓。

王商推財

卜式分產

漢書曰

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又日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式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姜肱同被

李充易衣

司馬彪續漢書曰。姜肱字伯維。彭城

肱年最長。與二弟仲季同被臥。甚相親友。杜預汝南記曰。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充

請呼諸隣里。室家相對前跪。舉觴告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趙孝食蔬**

廣城人也。肱兄弟三人皆以孝行著。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舍弟禮夫妻使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茹菜。禮夫妻歸。告言已食。輒獨飯之。謝承後漢書曰。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臨郡終不遺吏歸鄉里。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嫂在家勤苦。已獨尊樂。故常服粗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同苦樂。不得自異。鄉里陳業灑血

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業尤度。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六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欲血餘。皆流去。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涪于人也。輕財重義。行人所難者。兄及小弟。早卒。鞠養孤寡。隱約口腹。及與妻子兄弟客居。

四十餘年田宅奴婢推之孤姪弟亡臨殯口中有瘞潰膿血含去之其行事類皆如此也分甘美

同衣食

東觀漢記曰孔奮篤骨肉弟奇

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江徽陳留志曰李銓平丘人也少

聰慧有至行銓兄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服勝兄卽脫不著須允得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

及長銓內曲順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爲羣族所稱

小雅棠棣詩

棠棣之華鄂不韁韁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戚

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鵠鵠晉陸士龍

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晉陸士龍

答兄士衡詩 悠遠塗何極別促怨會長銜思戀

行邁與言在臨觴南津有絕濟北渚河無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

隋辛德源姜

參商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隋辛德源姜

肱讚 姜肱澹雅昆季遺榮同衾協好比德齊聲戰勝而說嘉遯以貞孤舟直邁卷跡滄溟

東晉庾統三人讚 運遲屯凶三孤丞立離禽嬰具翁肇彼遠朱明張臣尉讚 明齡財敦友衣不岐泥焉齊入 表形寡妻屏穢棠棣增榮臣肩邈然醜類威誠

恭敬第六

事論語

曰恭敬近於禮遠耻辱也禮記

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昔者魯哀公問孔子曰何以敬身對曰君子過言則人作辭過動則人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令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

其身則能成其親又禮記少儀曰賓客主恭祭

祀主敬敬恭之道不可廢也左傳曰正考父佐

戴武宣

三人皆宋君

三命茲益恭

三命上卿

故其鼎銘曰

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

俯恭於僂僂恭於僂循牆

而走

言不敢

安行

亦莫余敢侮

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論語曰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

夷狄雖無加猶當以恭敬忠信

魯國先賢傳曰魯

有恭士者名曰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

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魯君問曰子年甚

長矣何不釋恭

氾對

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

人學恭以除其刑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鑽之如於汜者何釋恭焉

釋

毛詩曰思齊

太任文王之母鄭玄注文

致懿

王之母常思莊敬者太任也禮記曰祭

之日入室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懲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詩美溫溫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詩美溫溫

雅稱翼翼

毛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

懦則著

翼恭敬以免禍

恭以存位

禮記云鄉飲酒之

主人拜迎賓于

也

卷十一

七

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斯君子所以免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易繫辭曰君子致恭以存其位正服去冠虞豫會稽典錄曰陳瑞字文象爲

居二子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拊頰以謝之左傳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頓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鼈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溪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圻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杜預注蘧瑗下門

韓卓趨社

孟儀同載曰衛

靈公時蘧伯玉爲人恭儉篤禮夜行過公門必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有車當闕無聲公謂夫人曰知車爲誰夫人曰必蘧伯玉也何以言之伯玉衛之篤禮者也夫禮下公門式路馬今車

當闕無聲是下門也非伯玉誰能閭行而不廢禮公使問之果是又江微陳留志曰韓卓敦厚純固恭而多愛博學洽聞好道人以善遇祉則趨見生不食其肉孔叢子曰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祇威威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人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能致理矣敬可敬則能尚賢矣史記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閑於遺訓正巾斂衽習鑿齒襄陽耆而咨於故實也

正巾

斂衽

舊傳曰龐公躬

耕妻子相待如賓休息則正巾端坐梁祚魏國統冒山濤字巨源少有大量在總角之中耆老宗長見者箕踞欹衽趙盾假寐茅容危坐左傳曰晉靈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闌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遂觸槐而死謝承後漢書曰茅容字季偉陳留人

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箕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

魏文帝樂府短歌行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魏陳思王箜篌引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

不可忘薄我義所尤謙

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蕭裝屬雲旅奉朝承未塗

嚴恭儉采梓加敬覽粉渝

宋鮑明遠還舊廬詩

聰敏第七史記云人所以尚干將镆耶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駢驥者爲其立至也必若歷日曠久絲整猶能掣石驚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劉劭人物志曰夫聖賢之

所美莫美於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於知人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故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用二八爲功湯以扶有莘之賢爲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爲治由是論之聖人之爲治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說苑云昔黃香字文強江夏人博覽傳記羣書無不涉獵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後魏書曰後魏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

一皆通利豐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王璡之童子傳曰近代者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學幼而多慧魏志曰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人常以爲宿構事對知十 應五論語曰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史記曰淳子髡見鄒忌說畢趨出面其僕曰是人吾與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隨

聲是以默識

響應陳壽益部書舊傳曰趙闔字溫柔切時讀尚書默識

對不久其音句又孔融薦禰衡表云安世

默識響應事已見上應五注中

荅果

題酪

劉劭幼童傳曰楊氏子者梁國人也九歲甚聰

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指以示兒此君家果兒卽答曰未聞孔

雀是夫子家禽劉義慶說苑人餉魏武嘗訖題

酪器上爲合字以示衆衆莫之解次至楊脩脩人一口復誦千言

賦一物

侯榮字幼權沛國劉劭幼童傳曰夏

何疑也

誦千言

賦一物

一

譙人也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曰千言經目

輒識之張衡支士傳曰吳郡張純少有令名嘗謁鎮南將軍朱據據令賦一物然後坐純應便成文不加點

五行並下

一

字不遺收後漢書曰應奉讀書五行並下魏

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十二

爲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望夜讀書勢倦不覺天曉誤持同房生

趙郡

李孝怡曲禮卷上座置禮

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校亡書

比缺

字漢書張安世字子孺少小以父任爲郎因善書給事尚書上幸河東嘗亡書三僕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以相校

一字无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令謝承後

書曰禰衡與黃祖子射九善衡與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文恨不寫取衡謂射曰吾唯

過猶識其言其缺兩字不明因書出

之射焉還比校皆無所誤唯兩字缺

計吳郁張

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兄驃騎將軍朱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

純曰駸裏以迅驟爲工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

席爲冬設簾爲

夏施帷讓而嚴賦大守則有威出則有獲

坐君子攸宜儼賦大

韓盧宋鵠書名竹帛

賦弩白

南岳之鈍鍤山之銅

魏禰衡鸚鵡賦

序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土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加點

南海孔昭熙初校
南海孔昭榮再校
順德梁振藻三校



古香齋鑒賞袖珍初學記卷第十八

人部中

師一

交女二

諷諫三

賛四

富五

貧六

離別七

師第一 禮記曰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戶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

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穀梁曰魯昭公云子旣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釋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魏志曰荀攸字公達魏文帝在東宮時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太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諺曰三歲擇師揚子法言

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孫卿子曰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不凌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又曰千將鏡耶石闕辟闔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驛驅騏驥織離緣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夫達師之教

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事對函杖 東脩禮記曰凡講聞席問函杖函自行東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桓榮東嚮 王祥南面東觀漢帝卽位尊桓榮以師禮帝幸太常府令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王隱晉書曰魏高貴鄉公之入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爲三老侍中鄭小童爲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模範 表儀楊雄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者人之模範也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之師也 叩鐘 鳴鼓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

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尙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列科義後遷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在三有四崔鴻後秦錄曰初姚泓之爲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孫卿子曰師有四主善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坐帷誦書司成尚書曰德無常術而傳習不與焉師司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記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鄭玄注曰司主也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坐帷誦書隔幔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也 講禮東觀漢記曰張良使匈奴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

其不稱築宮 **架廟** 史記曰鄒子如燕昭王擁授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于寶搜神記曰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吳先主時從北來云從其師白羊公入東海琰與吳主相聞吳主留琰乃爲設架宮廟一日之中數四遣人往問起居或見琰如十六七童子或如壯年吳主欲善誘學術琰以帝常多內御積月不敎也論語顏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博喻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南郭東変列子曰列子旣師壺然後能爲師南郭東變印子林友伯晉晉書人反居南郭從遊者百數王智深宋紀曰詔徵士周勸於東陵立學累糧受業百餘人彥真沉靜玄覽純和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爲世純儒貞清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事之魏收後魏書曰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

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免安坐帷中與子弟誦書自若軍士稍安裴景仁前秦記符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壻對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生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循循濟濟論語顏回曰夫子循循我以禮欲罷不能潘岳閑居賦曰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北海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玄好學日夜討誦未嘗怠倦學徒相尋數百人國相孔融深敬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初師事馬融質諸疑義問辭歸融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禮記曰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其罪一也鄭玄注曰言

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淳和篤信言行無擇魏初爲禮經博士聘玉帛

加金紫

江徵陳留志曰婁望字文子雍邱人也武二十八年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賈玉帛聘

少受春秋於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建

望爲師望不受徐爰宋書曰武帝登祚加顏延

之金章紫綬

領湘東王師

晉潘岳閑居賦

教無常師道在

紱明王懷璽訓

若漢班固西都賦

命天孰誨故老名儒師傳

講論平六藝

應璩百壹詩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良

稽合乎同異

晉傅玄太子少傅箴

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

習與

後漢蔡邕郭有道碑序

先生誕膺天衷總睿明哲孝友

可進誘

德中才

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故

溫恭仁篤慈固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

門收朋勤誨童蒙頗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

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仰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文不具錄

蔡邕文範

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衛先生陳仲弓碑序生廣大寬容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文不具錄

先生有此四德故言斯可行斯可樂動郡

斯可象靜斯可劭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嚮戾狠思和爭訟化讓雖嚴君猛政迫以形戮未若先生潛導文速

交友第二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

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魏文帝

集論曰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楊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說苑曰魏文侯歎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家語曰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

日與汝偕死 兩龔
諫得並免

兩龔二仲

漢書曰兩冀皆楚人
滕字君賓舍字君倩

金蘭 **松竹**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唯廉逃名

松竹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

莫如蘭周祇孰友篤曰謙謙文侯友賢好學投英英昭禮義詩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

朱子語類

歲寒功標松竹

漢書

王鑾字仲豪與同郡
尋蓋張隱文士

惟誠據信不負言誓。忘年得意傳曰禡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備二十而融已五一度折十秀云三設劫尋意見被禁生伯

文獻

未滿二十而融已

五十無悔不苟忘年能算得意見挑撥他

八成風

聽而斲之盡畢而鼻

不傷鄧人立不失客元君聞之召匠石曰當爲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

總角

撫鹿

王何法盛晉書曰庾翼

之中便相期以終始。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尊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夫相知何必以神交。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冥契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爲神交。劉義慶世說曰：支道林喪法處之後，精神喪喪，風味轉墜。謂人曰：宣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六莫逆忘言。莊子曰：子祀子輿子黎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體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矣去後數年，支遂殞歿。

莫逆

忘言莊子曰子祀子

子黎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體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相與爲友又日蹄所以免得免而忘蹄筌所以
在魚得魚而忘筌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尹班 相厚每相與談常對案不食晝卽

至冥夜卽徹明司馬彪續漢書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亮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時友

高抗矛 楊政把臂君客有鄒文節與子高相

友善及牀還魯諸故人訣旣畢文節行三宿臨

別文節流涕交頸子高徒抗手而已東觀漢記

日揚政嘗過馬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

拜牀下八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擇

政因把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蕃臣不思求賢報

國而騎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台爲朋

友 古善哉行月沒參橫北斗闌干梁蕭鈞晚

景遊泛懷友詩親友在門忘寢與食梁蕭鈞晚

古 古善哉行月沒參橫北斗闌干梁蕭鈞晚

龍門依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峯初辨夏麥氣早迎秋山翠餘烟

積川平日晚照收浪隨文鶴轉渡逐形鶩浮風花
轉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想竹林遊
箴 周祗交箴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
輕鴻毛久而益敬見之晏平霜雪旣至勤碑
晉孫楚牽招碑君與劉備少長河朔
栢冬青碑交因忘爲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友也審然真僞明子知人度終始而後交情不踈而貌親

諷諫第三 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

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
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闡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
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昭其未然而諷告焉

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闡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與詩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遷於善諫也者謂裏有不當指而言之上至君父下及朋友論之不疑必有所益故孔子稱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友此之謂也尙

書曰每歲孟春迺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又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禮記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又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過於外又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譖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是賢人君子上不敢危君下又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左傳曰魏獻子爲政梗陽樂魏子將受之閭沒汝寬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唯食忘憂吾子

古文類編卷二十八

十八

十一

三歎何也同辭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曰豈有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心屬厭而已獻子遂辭授陽人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者鄉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爲大臺之役寡人將罷

后聖

臣直

字長卿爲御史大夫直言諫

爭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頓首曰宜從橋上不

悅光祿大夫張孟進曰臣聞君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

當車

扣馬

邑王賀爲帝天陰七日

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行光祿大夫夏侯勝當

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

之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

馬諫曰耕事方急肅侯下車而謝之又崔鴻前

秦錄曰符堅如鄴狩于西山

汗輪

折檻

漢書曰薛

乃從橋書夜不見日月賀欲出行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諫曰耕事方急肅侯下車而謝之又崔鴻前秦錄曰符堅如鄧狩于西山

汗輪

折檻

漢書曰薛

廣德字長卿爲御史大夫直言諫爭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不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漢書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劖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扣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回當容之上意解及當修檻逆耳拂

心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珍寶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灑上漢書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日漸長爲禍不細臣聞玩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卽愛寵偏於一人三責五失晏子春秋曰景公遊公臯望齊國曰

嗚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太公長有齊國公不悅無幾梁邱據乘六馬公曰據與我和平晏子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使禳彗星晏子曰天教也若受策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曰昔夫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工隱晉書曰齊王因輔政歲餘踰矜多過鄭方諫曰今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其失一大王檄命當使天下莫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四夷交侵不以爲念其失三興義人勞窮苦不聞賑救之令其失四又與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罔含忍日斬殃微吾子則終不聞孤之過也斷鞅攬轡周斐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兜鍪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勤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龍其後潁川兵起廻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光祿之言段龜龍西涼記曰呂纂斬馳游獵或馬奔溝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言盡說犯顏逆意范睢後漢書曰跳期重於信義心必化顏諫爭魏志曰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國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犯顏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化顏諫爭魏志曰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衛顓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生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皆順顏而避逆意又桓範世要論曰揣人之耳逆人之意不爲諫爭屏几改容免冠頓首崔鴻前涼錄曰張駿諫羣寮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親犯令卽令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矣可謂忠之至也范睢後漢書曰跳期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爭帝嘗出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戒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廻輿而還賦謝偃惟皇

誠德則武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殊規莫不慮

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

荒室惟賢是授惟民斯恤則三皇不足四五帝

不足六告夫恃智驕力狃戾倔強忠良是弃詣

伎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而絕壤厚賦重

役積貢藏饑無罪加形有功

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王四言詩邦事是廢逸遊是娛人馬悠悠是放

唯諫是信嗟哉我王漢德所親匪俊唯固是恢

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魏應璩百壹詩室廣

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

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貴第四說文云貴者歸也謂物所歸仰汝頤

致疑

言貴聲如歸往之歸抱朴子曰貴游子弟生平

漢韋孟諷楚元

婦人之手憂懼未嘗經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
紫之秩纔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專生殺之威
操黜陟之柄誠可畏矣戰國策曰田需貴於魏
王惠子曰勉哉夫楊橫樹之則生折而樹之亦
生然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楊矣且以十人
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
難而去之易今雖自樹於王而欲拔者衆子必
危矣史記李斯歎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盛
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其上者可謂

西漢書

卷十八

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荀伯子

荀氏家傳曰惟我之先至于有晉人物盈朝袞

衣暉暉六代九公不亦偉乎磊落壞奇光照六

合中興丞相王公歎曰勗已後榮寵莫二爲天

得樂音東二寫元

漢昭漢書曰成帝封舅譚爲平阿侯綱爲成都侯張籍舊業七葉耳

侯立爲江陽侯根爲曲陽侯逢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世謂之全長

五侯榮貴絕代，金張耳登。惟有金氏、張氏親近，費寵比於外戚，又曰金一。

後嗣七葉內傳何其盛也東觀漢記曰耿氏自

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遂與漢盛衰又曰鄧氏自中興後累葉貴寵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東觀漢記曰耿氏自中興以來

爲北三司使。後遷建安之太守。公至三司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

數百人司馬懿漢書曰袁安桓帝初遷太尉四葉五牛已哭嘆漢書曰許嘉爲大司馬車騎

史丹男九人皆以將軍又曰史丹男九人皆以將軍又曰史丹男九人皆以

丁傳之家皆重侯累將寵富極貴謝承後漢書
田梁氏主立二十餘王富極盛衰行內外百

日梁曰在位一食全節極酒脯所行所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東觀漢記曰章帝崩竇太后

臨政寶憲爲大將軍食已二萬戶弟景執金吾襲將作大匠光祿勳垂三組佩

六印 漢書楊僕宜陽人也。稍遷至主爵都尉。南趙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因歸家。

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組緩也史記曰蘇秦
客陽人也師於鬼谷先生後得問書陰符讀之

以出揣摩因說六國以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重騎輶重諸侯各發使送

卷之八

日晏罷朝還輿馬塞衢路宗黨先光華
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

富第五

敘

夫貴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貴也故士

之欲貴乃爲富也然欲富者非爲貴也從是觀之富久之所極願也故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陽虎云爲富不仁爲仁不富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史記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

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春秋左氏傳曰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所欲也何爲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餘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王充論衡曰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

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

得妄載桓寬鹽鐵論曰人大富則不可以祿使

尚書五福二曰富

事

對

素封

丹穴

史記曰富人之惰性

所不學而俱願者也今有無秩祿之俸爵邑之入而比之者命曰素封漢書曰寡婦清真先得

丹穴而擅其利以致富焉

籌金

量玉

徐廣晉記曰王戎殖財賄家僮數百計籌金帛有如不足以此獲饑於時王子年拾遺記曰郭況累金數億庭中起高閣置衡石於其上

秤量珠玉借車子

請如願

十寶搜神記曰有周舉

耕困卧夢天公過而哀之勃外有以給與司錄案籍曰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又錄異傳

日盧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

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遇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俟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所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皆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旣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遂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

金溝

錢井

後北芒下千時

輒得數人大富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塚編錢布地竟塚

時人號曰金溝風俗通曰河南平陰龐儉遭倉

卒之時隨母流轉客居廬中

陶白

程羅

史記曰范

鑿井得錢千萬遂因得富蠡浮海出濟變名姓止于陶致貲累巨萬天下

稱陶朱公又曰白圭樂觀時變趨時若猛獸鷺鳥之發漢書曰程鄭山東遷虜也冶鐵

賈富埒卓氏又曰成都羅袁貲至巨萬積財如

山閉門成市財如山東觀漢記曰樊重素富

開門秦鍼

魏冉

左傳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其母曰不出懼選后子奔晉其車子乘注曰景公母弟公子

金

錢史記曰穰侯魏冉之富富如王家

銅山

金

穴

漢書曰上使善相人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日能富通在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

錢布天下東觀漢記曰郭況遷大鳩臚上數幸其第賜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其貴

極也

卓鄭

猗陶

史記曰卓氏因鐵冶富又曰程

牛羊于猗氏之南資擬王公富於猗氏故曰猗

頓史記曰范蠡止陶致貴累巨萬天下稱陶朱

輜車千乘

僮客萬人史記曰穰侯富於王家出閣輜車千乘蜀

志曰糜竺字子仲祖業貨殖童客萬人費產巨萬

谷量牛馬

閻稱珠

漢書曰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繪物間

玉

獻遺戎王王什倍其值與之積畜至用谷量

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奴從賓客漿酒

梁劉孝標廣絕

交論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

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奴從賓客漿酒

齊鮑昭

清河須士

民殷富繁軼五陵

川

梁劉孝標廣絕

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奴從賓客漿酒

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奴從賓客漿酒

齊鮑昭

貧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爲病也不唯形色麤屢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弃必有家人譖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毛詩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又曰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論語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又曰貧而無怨難列子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矣

事對六極

十盜

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太公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夫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意大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弃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杼

壁立

東大東杼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杼空禮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

軸其空箋云謂無他貨唯猶麻耳今盡杼軸不作也漢書曰梁孝王薨可馬相如歸而家貧徒

四壁主窬

革之室革門圭窬又左傳曰革立戶圭竇符子曰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狃子相與居乎泰山之陽處乎環堵之室革戶不扉蓋茨不翳而緼袍論語曰衣敝緼袍淮高歌不輟褐帶索含菽飲水以支暑熱冬南子曰貧人夏則被則羊裘短褐不掩形而煩體

蓬室棘庭

甫皇

謚高士傳曰老萊子楚人也耕蒙山之陽以藿
葭爲牆蓬蒿爲室杞木爲牀蓍艾爲席抱朴子
曰洪貧無僮僕籬落頽決荆棘叢生庭宇牛衣
衣中魚豢魏略曰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
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鷗牛廬居止其
中妻子并日而食

凍餒并日而食同衣而出結駟連騎以從
原憲憲居蓬蒿之中并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
之病也後漢書曰李元字大遜陳留人也事母
至孝家貧兄弟六蓬露桑樞抱朴子曰洪家
人同衣而出入

宇蓬茅塞乎階露莊子曰原憲枯鮋莊
居環堵之室桑爲樞而甕爲牖枯鮋莊
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待我得
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視車
轍有鮋魚呼我曰君豈有斗升之水相活哉周
曰諾我且游吳越令激西江之水而逆子可平

桑樞抱朴子曰洪家貧荆棘叢於庭
分貧士失時

歸田賦曰感老氏之坎壈落魄楚辭曰坎壈
遺戒乃迴駕乎蓬廬賣樵鬻畚漢書曰朱
而志不平漢書曰酈食好讀書不修產業常刈薪
其好讀書家貧落魄樵賣以給食何纏幅
法盛晉中興書曰王猛家貧鬻畚爲事

宿門禮記曰孺有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
主寄蓬戶褒闔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
書不營生業居窮巷中以夜耕書傭陶潛搜
席爲門然門多長者車轍

有周攀噴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崔鴻後燕錄
曰魏郡王高泰末飢亂夫妻晝則傭耕夜則伐

茅宅蓬廬美有稻田三十畝茅宅一區張衡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崔鴻
四壁後燕錄曰魏郡王高家貧徒有四壁
歸田賦曰感老氏之坎壈落魄楚辭曰坎壈
遺戒乃迴駕乎蓬廬賣樵鬻畚漢書曰朱
而志不平漢書曰酈食好讀書不修產業常刈薪
其好讀書家貧落魄樵賣以給食何纏幅
法盛晉中興書曰王猛家貧鬻畚爲事

宿門禮記曰孺有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
主寄蓬戶褒闔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
書不營生業居窮巷中以夜耕書傭陶潛搜
席爲門然門多長者車轍

有周攀噴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崔鴻後燕錄
曰魏郡王高泰末飢亂夫妻晝則傭耕夜則伐

書不營生業居窮巷中以夜耕書傭陶潛搜
席爲門然門多長者車轍

草燒歡菽

食藜

禮記曰子路曰傷哉貧也已生無以爲養子曰歡菽飲水

以盡其歡斯之謂孝崔鴻後燕錄曰王高奏未衣飢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飢食藜藿寒衣

衣蓬戶

蒿牀

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不掩皇甫謐高士傳曰田何年

老家貧茅居蒿牀守道不仕

賣卜

司馬彪續漢書曰范丹桓帝時辟爲太尉丹自以涓急不能從俗弊服賣卜於市魏

收後魏書曰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家貧

傭書

史記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因飢寒弊履不完行雪

自業雪履

塵飄

史記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中履有上無下足盡敝地道中人笑之司馬彪

續漢書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遭黨禁錮乃結草室而居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餓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立錮地

史記曰楚相孫叔敖知優孟賢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汝必貧

擔石儲史

立

記曰楚相孫叔敖知優孟賢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汝必貧

困往見優孟居數年卒放子果窮困負薪逢優孟遂謁謂孟父素所識言孟卽爲放子談說楚王謂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孟曰請與婦計之三日而來曰婦言慎勿爲楚相孫叔敖之爲相盡忠及死其子無立錮之地何足爲也王遂封放子又魏志曰華歆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家無擔石之儲子桑殆病矢裹飯而往食之子桑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矢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笑鼓琴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故求其爲之者不得也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至行絕人居喪雜鬼遊其庭縣令遣戶曹掾問定定武東皆貧家賦極之困屯無元憲之厚德有斯人之下貧愁鬱煩而難處且羅縷而自陳有漏狹之草屋不蔽覆而受塵欲恚怒而無益徒拂櫟而獨嗔蒙乾坤之徧覆庶無財而有仁漢楊雄逐貧賦六極

至行與之也二卷十
正統

投荒退進不由德退不受阿人爲帶客其意
若何人皆文綉余褐不完人皆稻梁我獨藜食
貧無寶玩何以爲歡徒行負笈出處易衣身服
百役手足胼胝朋友道絕達官陵遲厥咎安在
職爾爲之舍爾遠竄自畜之巔爾復我隨翰飛
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
舍爾入海汎彼舳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
爾動我情汝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
勿復

晉左思詠史詩習籠中鳥舉翮四
久留晉左思詠史詩

習籠中鳥舉翮四

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途計策弁不收塊

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

蔑朋友宋陶潛詠貧士詩

萬族皆有託孤雲獨

時見餘暉又日淒戾歲將暮擢褐抱南軒前圃

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憑窺竈不見煙

詩書塞坐外白日去不還又目榮叟老帶素欣

然方彈琴原生決履清歌暢高音歛袂不掩

悲

宋袁伯文述山貧

少年空扶轍白首

可以留

梁王僧孺傷乞人詩

竟填溝葦席何由

足菽藿不能周自顧非好行乞且

宋蕭環貧士

被裘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季秋授衣

詩被裘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季秋授衣

簡荷裳竟不易班超弃筆硯婁敬脫輶離云

丈夫志終涉自媒迹賢哉顏氏子飲水常怡擇

晉張望詩

荒墟人迹稀隱僻間鄰閑葦籬自朽

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饑

丈夫志終涉自媒迹賢哉顏氏子飲水常怡擇

晉江道詩

草門不可割

揭營生愈愁靡愁來不可割

晉江道詩

啓扉環

堵蘭蒿撩空瓢覆壁下簾上自生塵出門誰氏子儉哉一何貧梁朱超詠貧詩觸途皆可試維貧獨未安窓開兩片月霜足一重寒蒿濕鋪牀冷荷脆補衣難若言爲客易推劍與應璫雜詩不得要采彼北山葛簾瓢恒自君彈應璫雜詩在無用魏武謠俗詞相呵喝魏武謠俗詞

貧子詰窮兒無錢可把撮耕日皇天無已之雨薪芻既盡穀亦傾匱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堪又與董仲揚雄晏然之情是以懷戚戚良不可堪又與董仲連書穀糴騰踊告求用鄰日獲數升猶無薪可以熟之孟軻困於梁宋宣尼尼以陳蔡無以過此出蒙誚於臧獲入見謫於嬪息忽使邑憤不知處世之爲樂也

離別第七

集

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又曰憭

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江淹別賦曰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孔子曰敬奉教東觀漢記曰陳遵使匈奴辭於王丹丹謂遵曰子使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管輅別傳曰諸葛樂輅別戒以

二言卿性樂酒雖溫克然不可保當節之卿有
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
散才以游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輶言酒
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
患之有耶事對宿濟

錢郿毛詩曰出宿于濟
伯信邁王浮雲零雨李陵贈蘇武詩曰仰視
錢于郿浮雲零雨李陵贈蘇武詩曰仰視
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閭孫楚征西官屬於陟陽
候祖道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
追送餞我牽衣總轡魏文帝見挽航士兄弟
千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需懷抱墮機赴
將適萬里道辭別詩曰舍戎故鄉客
洛詩曰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永歎遵北渚

弦枯李陵贈蘇武詩曰昔爲鴛
與鴦今爲參與辰昔時常
相近邈若胡與秦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曰形
影參商爭音信曠不達离合豈非常譬彼弦與
枯送南浦造北林楚辭曰余交手分連行送
日日罟景兮天微陰北館漢武帝與秦
經迥路分造北林卓子侯家詔
日春時子侯於北館與家別陸機贈馮文熊詩
日鳳鳴出東城送子臨河曲登樓望峻波時逝
一何白雲黃鸝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
速天山川間之蘇武贈李陵詩曰黃鸝一遠
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長依依
南津曹彪荅東阿王詩曰盤徑難懷抱停駕
荅兄機詩曰悠遠途可極別怨會
何長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

蘇武別李陵詩曰二鳬俱北飛一鳬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曰雙鸞陞景曜戢翼太山西單雌偏獨游哀吟傷生离軍詩曰息徒蘭圃秣馬華山郡人逝矣誰與盡言荊州圖記曰襄陽縣南陸道六里有桃林館是餓行送東津於林下理織綸於長浦廻餓行以越江送猗人於西渚

城東爲長瀨津津則有才堂此亭迎送所泊也戴逵离興賦曰挾鳴琴於西四鳥

三荆家語曰孔子在衛晨興顏回侍聞有哭聲甚哀顏回曰此哭聲非獨哀死又悲生離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離悲鳴以相送哀聲有類於此兒均續齊諧記曰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荆華甚茂共議破爲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驚謂諸弟日本同株當分析

便憔悴況人兄弟孔懷而可离異
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更合
徐幹哀別賦曰秣余馬以候濟兮心儼恨而內
盡仰深沉之曉藹兮重增悲以傷情王彪之與
諸兄弟方山別詩曰脂車總馳輪汎舟埋飛棹絲染墨悲歎路岐揚感棹臨江絕
河趙時吳越春秋曰勾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
侯自送之絕河飛鵠翔鵠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言重自愛遺道歸來難杜摯贈母印荆
西與起相辭州詩曰鵠飛舉萬里一羽
離鵠失雲牽雨絕張載述懷詩曰跋涉山川所望
感絲雲垂雨絕心乎愴而郭璞詩曰君如秋羽
日雲委似矣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
鵠蘇武別李陵詩曰二鳬俱北飛一鳬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還故鄉曹

植詩曰雙鶴俱遨遊相俟東海傍雄飛竄北歸

翔雖逝赴南湘弃我交頸歡離別各一方

安足驚棗臚贈石崇詩曰翕如翔雲會發軒忽若驚風散分給懷離析對樂增累歎發軒

弭棹陸機暗馬文熊詩曰發軒濁渭汭駢馬大河陰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謝靈運從朱公戲馬臺集孔令詩曰歸客逐海隅結轍

脫冠謝朝列弭棹泊桂渚指景待樂闋結轍揚舲范廣泉征虜亭餞王少傅詩曰掛冠東門

孔法生征虜亭祖王少傅詩曰若人鑒殆悽心辱解紱揚歸舲真感屬神慮高興襲天情悽心

結念十誥詩曰余弟適東邁眷恋將乖情離宗詩曰符瑞守邊楚感念懷城援琴擊筑

蔡子當之絕域無以相送雷次

壞志苦離念結情傷日月陷

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欲爲改娶妻聞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拔琴鼓之痛恩愛以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史記曰燕太子丹荆軻入秦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贈言送揖家語曰行辭於孔子曰贈以帛乎贈汝以言平對曰講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由願終身奉之東觀漢記曰陳遵爲大司農護軍使匈奴過辭於王丹臨訣丹謂遵曰俱遭時變唯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予以不拜遂陟陽候卽長衢臨川亭官屬於陟陽孫楚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錢我千里道荀雍臨川亭詩曰目極依依春路披褐懷良辰明發戒徒御臨流餞歸人

懷人應斯蒞餞行陵廟山可
易邵客孫楚之

高阜怡衿曉景氣
道詩曰舉翮撫三秦
我千里目念當隔山河
執觴懷慷慨
郭情與從弟別詩曰垂索易爲久

范廣泉
征虜亭

燭光塵立輓芳前覲謝珥近二王在領軍府集詩曰苦哉遠征人將軍卒于室明聰通朝暉絲竹盛肅瑟

毛詩曰併石如鷁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李陵與蘇武詩曰嘉會難再遇二載爲千秋臨何濯奄歡緒起離端宋孝武帝長歌念別表祖多掩歡緒

錢江夏王詩曰送行悵川逝離酌偶歲陰陰雲掩櫂緝江山起別心謝琨送二王在領軍府詩

卷之三

惟離居之可
悲愧獨處干

無采到孝義欵別賦 在初歸之爲慶庶因會而
空牀愁耿耿而不寐歷終夜之悠長驚屋角而
閨闥忽增激乎中房動幃牀之曉萬對明燭而

光之鑒之。但真足見自收保石處之審喜其弟而嬉游校小文於俗筆比楷式於臨流止每懼於接膝行必喜於同軛忽一去而數載遂離於省立共食於長賓主

居而引隔阻同夕於當幕。尋共賓於梁張繼離終食惟遠望以代歸負相思其無力。別雲崖之別賦遠袂抱誰袖之長。本頃龍門而淹弟瞻郢。

見遠游指顧不暇前日移舟泊洞庭之東北
路以何偕在驚禽之屢感徂徂年之將暮眺湘
沅之分流遵洞庭之末路山峻高而易隱浦遙
亘而誰所慕春秋而夜鳴鶴騷騷而曉度拊客

送而暮流得曉晴而有日與月
子兮何心能辭鄉與別故共抱荃蕙之遺芳不
離披於梁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霜露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

千里或春告兮始生或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
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
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棹容與而未前
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軒
居人愁卧況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
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秋之羅霜巡丹楹而
空掩撫錦幃而虛涼知離莫之漸遷意別鬼之飛揚

古詩

與君生別離

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李陵贈
蘇武詩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臨蹊路
蘇武詩恨恨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宋謝靈運相送方山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宋謝靈運相送方山
詩祇役出皇邑指期憩甌越解纓及流潮懷舊
詩不能發折折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
盈遇物宋鮑明遠贈別傅都曹詩輕鴻戲江潭
難可歇宋鮑明遠贈別傅都曹詩孤鴈集洲沚

邂逅雨相親同念共無已風雨好東西一隅頓
千里追想棲宿時聲容滿心耳短翮不能翔徘徊
烟霧裏齊謝眺新亭渚別范雲詩洞庭張樂池瀟
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輶
棹子夷猶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齊王融蕭
詣議西上夜集詩徘徊將所愛惜別在河梁衿
袖三春隔江山千里長才心
無遠近邊地有風霜勉哉勤歲暮敬
矣愴客光山中殊未澤杜若空自芳齊張融別
詩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梁庾肩吾新亭送
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丹纓白馬津送輪時合
劉之遴詩車轉黃山路丹纓白馬津送輪時合
望秦欲持漢中策還以贈征人周王襄別王都官詩
離羣東西御溝水南北會稽雲河橋兩堤絕
橫岐數路分山川遙不見懷袖遠相關周庾

信答林法師詩

客行七十歲歲暮遠徂征塞雲
疑不解隴水凍無聲君看日遠

近爲村江總別袁昌州詩

悠悠徂年驚若電別

長安城日歎成秋黃鵠飛飛遠青山去
愁不言雲雨散更似東西流

古香齋鑒賞袖珍初學記卷第十八

南海孔昭榮初校

順德梁振藻再校

順德梁振藻三校

